

青 云 著

长 驺 母 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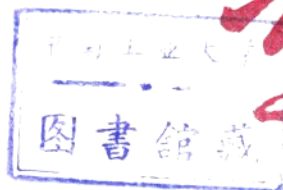


青云

739604



006599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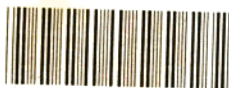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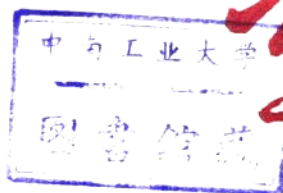
上

739607

青
云



0066000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 空 客

中

739612

青
云



0065999

长 驺 客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下

鄂新登字05号

长 髯 客
(上·中·下)
青 云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开本 27印张 6 插页 580 000字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 100

ISBN 7—5354—0550—9

I.481 定价：11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乞儿触发了长髯客的模糊的记忆。

两个年龄、长相、服饰、武功完全一样的“赵公子”每隔十年在江湖出现一次，却似吃了长生不老药似的总那么年轻、英俊、潇洒。他俩为害武林，而又彼此以死相拼，还常常联手对敌，最后自戕而死。

“赵公子”勾起了长髯客的思绪，他才是赵公子——赵归赵，而“失心症”仍在残酷地折磨他。他仍是一个痴呆的蓬头垢面大汉。

长髯客是谁？一批又一批赵公子从何而来？江湖上六大门派掌门被谁掳去？

是仇？是怨？是爱？是恨？

本书以跌宕起伏的故事，紧张揪心的悬念，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编织出一幅甜蜜、深沉的爱的幻景。正是这些解不开结，使本书有荡气回肠的魅力，而爱，始终是诸多恩怨仇杀的“祸”根！

目 录

一、踏波掠浪归故土	1
二、鼠窃蛇吞遗明珠	12
三、玄功小试露峥嵘	32
四、艳帜高招喜迎风	53
五、恍兮惚兮强认子	77
六、幽兰明志吟玦佩	99
七、皎皎玉箫悠悠情	122
八、战云密布罗漫山	146
九、错上加错错所错	168
十、无独有偶两公子	191
十一、玉箫初鸣江湖惊	214
十二、扶桑妖姬二度春	238
十三、双娇神迷作虎伥	264
十四、轻挑慢抹涤心曲	289

目 录

十 五、虎争龙斗林海怒	305
十 六、真假公子始相逢	323
十 七、石破天惊忆姓名	343
十 八、双娇毁容投恶僧	367
十 九、上古典籍赚异士	396
二 十、一生真伪自不知	416
二十一、狂草神笔惊飒飒	434
二十二、九嶷迷雾困群豪	453
二十三、苍梧二妃九嶷剑	473
二十四、揭穿阉贼四座惊	492
二十五、妖姬巧施离间计	513
二十六、他乡又逢假冒人	531
二十七、恶僧嗅味赛恶犬	549

目 录

二十八、孽海未必无情天.....	571
二十九、父子反目顿成仇.....	592
三十、旧地重游阴符窟.....	614
三十一、少侠感怀自毁容.....	636
三十二、群雄云集镇岳宫.....	656
三十三、翻云覆雨波澜起.....	678
三十四、力挽狂澜女诸葛.....	697
三十五、玉箫挥洒诛寇仇.....	716
三十六、道是无情却有情.....	736
三十七、女侠神算除恶僧.....	756
三十八、侠肝义胆闯京师.....	778
三十九、雾锁密谷箫啾啾.....	804
四十、曲犹未终人未散.....	826

一、踏波掠浪归故土

茫茫南海，波浪滔天。

几艘商船满载货物，从爪哇返航，直向中土。其中一艘三桅大船，高悬双蛟旗，鼓浪于前。他们离港已经旬余，前不见灯塔，后不见海岸，左也是漫漫，右也是漫漫，餐风宿浪，日夜兼程。

时值骄阳中天，舵工桨手无不困倦难耐，无聊至极。

蓦地，天际飘来一物。众人精神为之一振，兴奋起来，纷纷涌向船头，极目眺望。

飘浮物越来越近，却是一株大树。翘根扬枝，随波荡泊。

“豹！”一个船工惊呼。

“金钱豹！”另一个船工看得更真切。

但见大树枝干分叉之间，俯卧一豹。毛色鲜亮，斑纹耀眼。众人无不诧异。

那株大树长及十丈，粗逾两围。根须怒张，有的被海水漂白，有的被日光烤得虬曲。树枝高扬，尚有残叶飘零，枝

干仍呈青绿，迥非枯木朽株。若非飓风连枝拔起，谁有神力掷至海中？

更可怪者，上面匍匐一豹，实乃匪夷所思！

“腿！人腿！”

“是人！是人！”

大树飘浮渐近，分明看见豹皮下露出一双光裸粗壮的大腿。时沉水里，时浮水面。随波起伏，了无知觉。

船工一片惊呼。

喧哗声传进船舱，惊醒了两位彪形大汉的清梦。

蒋伟奇睁开睡眼，一声喝问：“何事聒噪？”

一个船工应声跑至舱前，弓身回答：“启禀大爷，海上飘来一人！”

“啊！”蒋伟奇吟哦一声。船行海天之中，四周离陆地甚遥，从何飘来人呢？

“大哥，看看去！”蒋伟雄一跃而起。

他俩面貌相似，年龄相若，均在四十上下。老大身如黑炭，人称南海黑蛟；老二躯同白蜡，人称南海白蛟。黑白二蛟秉承父业，通商海外，远道航运，已逾十载。他们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人情练达。结交官府，布施江湖。因此，振远商行播名海外，黄海二蛟亦广为汪洋、绿林口碑。

船工们望着百步开外，披着豹皮俯伏的人影，议论纷纷，不时唏嘘。

“他大约失去了知觉！”

“许是死了。”

蒋氏兄弟目闪精芒，提气凝神，看见豹皮微微起伏，状似呼吸。

“大哥，这人大概昏迷了。”

“我把他吼醒！”蒋伟奇说。

航海之人，皆擅“号功”。舟楫之间联络，除了灯语、旗语外，最方便的莫过于呼号了。蒋伟奇内功深厚，又经异人指点，已经初通“狮子吼”。

船工们急忙捂住耳朵，退避一旁。

只听一声吼叫，犹如晴天霹雳，惊滔骇浪。

“啊——嗬嗬！”

果然，树上的人扬起头来。脸上须发虬结，蓬乱如麻。他睡眼惺忪，茫然扫了一眼。对眼前的大船仿佛视同无物，不以为意。片刻，又垂下头去，堕入沉睡之中。

“大哥，这人定然昏迷至深，已经不省人事！”

“啊——嗬嗬！”

蒋伟奇又一声“狮子吼”。

树上的人霍然扬头，目光如电，发出一阵怪声：“啊啊！啊啊……”

其声嘶哑，沉雄浑厚，似兽嗥，似鹭啸。他的神情似乎极不耐烦。旋即，又垂下了头。

此刻，大树离船不过五丈。树上的情景清晰分明。那人安然俯伏而眠，均匀酣畅的鼻息声，声声入耳。

“他在睡觉！他在睡觉！”船工们又是一阵惊呼。

蒋伟奇心头一凛。两声“狮子吼”，此人竟视若等闲，充耳不闻，足见此人功力非凡。乃令：“把船靠过去！”

“且慢！”蒋伟雄也觉此人非同寻常，急忙劝阻。“此人来历不明，恐生变故。船上的货物……”

蒋伟奇甚为不悦：“海上救人，船家之德。父亲生前，多

次教诲，我等不得悖离！”

“不！此人来得怪异。近年倭寇猖獗，神出鬼没，凶残狡黠，不可不防！”蒋伟雄侃侃陈言。

蒋伟奇连连摇头，不以为然：“二弟休得过虑，倭寇盘踞葫芦诸岛，位于东北，离此少说也有五天海程。此人从西南飘来。难道倭寇有‘移星换斗’之能？”

蒋伟雄一时语塞。半晌，喃喃说：“西南方离此最近的岛屿亦有旬日海程，况且风向、潮流变幻不定，他从哪里飘来的呢？”

蒋伟奇同样困惑莫解。从大树浸蚀的情况判断，似乎已在海水中浸泡月余。这人居然如此命大，凭借独木在汪洋大海中飘泊如许时日！

“先把人救上船，便知分晓！”他说。

片刻，船已靠近。树上的人依然懵然不觉。

船工们七嘴八舌，一阵吆喝：

“喂，我们救你来了！”

“喂喂，你说话呀！你是人不是人，不懂人话吗？”

那人终于抬起了头，怒声说：“你！你们！吵！吵个屁！我……我困！困！”

他口齿不清，结结巴巴，似人声又不似人声。

船上有人叹惋。这人身披豹皮，形同野人。恐怕长年流落荒岛，连说话都忘记了！

蒋伟奇伸出一支长篙，朗声说道：“朋友，请上船吧！”

那人抓住长篙，弹跃而起，半空中轻轻一荡，飘身落下。那姿势犹如猿猴借柔枝跳跃林间。

蒋伟雄面皮白皙，举止斯文，迥异其兄之粗豪。尤其他

为人刻薄，富于心机，比起其兄之宅心仁厚，更殊其途。那人刚刚上船，他假意上前搀扶，双手却暗用玄功，抓住了那人的臂膀。开始，他只用了五成功力，只觉那人臂膀硬如坚石，接着迸出全力，不料虎口迸裂，“啊”地叫了声。

那人怪眼圆张：“你！你！干什么？”

蒋伟雄恼羞成怒，拍去一掌。

那人反手一挥。

蒋伟雄却如一只皮球反弹开去，卜通一声，跃进海里。

蒋伟奇看得分明，勃然失色。

船工们无不大吃一惊。

他们闯荡汪洋大海，异国他乡，人人精通武艺，个个出死入生。武林高手、汪洋大盗，他们也曾交过手，过过招，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深不可测的玄功。

那人根本不理睬他们，看见船舱里面的阴影，纵身奔了进去：“这地方，好，好……好困觉……”

说罢，四仰八叉倒下，刹那间竟酣然入睡，打起了呼噜。

蒋伟雄爬上船来，恨得咬牙切齿：“这厮无礼，欺人太甚！”

“二弟不可造次！”蒋伟奇连忙劝阻。

“这口气……”

“是你自取其辱，不要生事了。”

蒋伟雄只得缄口。他知道，集兄弟二人之力，亦非此人敌手。

月影西斜，海上风浪乍起，白帆怒张，船行加速。

这时，那人醒了。只见他双手着地，狮行虎步，爬了起

来。呵欠连天，伸舌擦嘴，活象一头野兽。

他不跟任何人搭话，只是爬来窜去，样子似乎很兴奋。

“船！船！”喃喃自语。

船工们远远站着观望，小声议论，

“是只披着人皮的野兽吧？”

“准是个狼孩！”

“不不，他会讲人话，可能从小就生活在野兽中间……”

倏然，那人跃起，只象一头飞行的豹子，跳上了桅杆。嗖嗖嗖，比壁虎还敏捷，登上了杆顶。海风飘举他的长发，鼓胀他的豹皮。

那人呵呵大笑……

蒋伟雄心悸地说：“唉，把这种人不象人，兽不象兽的东西救上来，恐怕凶多吉少啊！”

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蒋伟奇目慰众人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逃不脱，我辈尽人事听天命吧。”

“唉！”蒋伟雄万般厌恶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唯有仰天长叹。

那人在船上倒也安分。一连几日，从不与人搭话，也不骚扰船工操作，终日独自傻笑。只是食量惊人，吃了还要，三四个船工加起来也没他吃的多。

蒋伟奇一次又一次派人送去饭菜。

大约过了七日，海上起了风。黄昏时分，暮霭四合，风势渐大，海浪渐高。只见那人从船头到船尾，从左舷到右舷，时而观天，时而看海，东奔西突，行动反常。

船工们都以为他呆呆傻傻，疯疯魔魔，谁能把他的异样的行为放在心上呢？

风更疾，浪更猛……

蓦地，那人惊叫起来：“海龟！海龟！海龟不见了！”

船工们不解其意，懒得理睬。

“追！追海龟！”那人大吼。

船在疾风浪中颠簸，船工们忙得不可开交，哪有闲心管什么海龟不海龟！

“追！快追海龟！”那人再次大吼，吼声如雷。

船工们都觉这人不解事，十分厌恶。有人窃窃私议：“这家伙是不是疯了？”

那人见没有人理他，心中大急，抓住一个船工大吼大喊。

这个船工讪笑说：“海龟在海底爬，哪儿去追？嘿嘿。”

“那边！那边！”那人指着右前方。

船工露骨地嘲笑：“你可真能瞎说！你怎知海龟在那边！”

那人双目怒张，眼吐凶光：“就在那边！就在那边！”

船工见他凶恶，好象要动手打人，吓得不敢吭声了。

那人窜进舵舱，一手推开船老大。把舵向外一推，船身急速向左，又猛地往里一拉，船身突兀转右。大风大浪之中，船身左旋右转，船工东倒西歪。

蒋伟奇急忙跑进舵舱，双手一拱：“朋友，海上行船，非同儿戏……”

“追海龟！追海龟！”那人只知怪叫。

蒋伟奇好言央求：“朋友要海龟，待船靠岸后，蒋某派人捕捞，双手奉送，如何？”

那人干脆不理，依旧扳来扳去。

蒋伟奇正要相劝，身子一歪，“扑！”摔倒在船板上。

蒋伟雄掣出双铜，破口大骂：“老匹夫！拿一船人性命当儿戏，老子和你拼了！”

船工们齐声呐喊：“拼了！拼了！”

那人推出右掌，强劲的真气涌了过去。

蒋伟雄和好几个船工都摔倒在地。

船身东倒西歪，险象环生。

船老大跪在地上：“大侠！大侠！您……您要追海龟，把舵给我吧，我追，追……”

那人把舵交给他，指着右前方：“那，那边！”

船身平稳了，驶向一片险恶的海域……

后边的几艘船，打旗语询问。这边无法回答。那些船按既定的航线开走了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那人高声欢叫：“海龟！海龟！”

说罢，竟然纵身跳进波滔汹涌的大海。

蒋伟雄急叫：“掉头！掉头！”

蒋伟奇望着黑色的波滔，长叹一声。为了全船人性命，他又能说什么呢？

大约过了一盏茶时间，那人露出海面，在风浪中起伏，飞速向船驶来。接近船身，一跃而起，跳上了船头，双手竟抱着一只海龟。

那人呵呵笑着，把海龟放在船头，冲他甲背上轻轻一拍，海龟把脖子伸得老长，龟头左右扭动了一会，冲着—一个方向不动了。

那人掠回舵舱，指着龟头，命令船老大：“那边！那边！开！”

船头又调转了方向……